

藝術漫遊者計畫-杭州

孫鈺軒



來到杭州前，原以為這裡的大環境會是綠意盎然並且依山傍水的城市，所以當初的計畫也是環繞著構想去設計，然而第一天抵達時才發現現在的杭州早已蓋滿高樓大廈，是一大座叢林水泥。因應行動支付與物流業的發展，從菜市場、小吃攤到搭公車以及地鐵，任何交易都能在手中的智慧型手機上完成，以一個台灣人的角度來看一個大陸的二線城市的這樣發展，實為驚訝。不過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對腳下這塊陌生的土地除了有更多的認識以外，也有了不同的見解……



由於我在這裡待的時間比較久（兩個月），所以住宿的安排就以短租為主，在尋找住宿的過程中格外辛苦，除了一開始被網路上的不實資訊欺騙以外，最後還被帶到了準備拆遷的農村，甚至連老舊公寓的房租都與台北市不相上下。而面對這樣的困境，讓我在旅途中相當的挫折，最後卻也讓我萌生了新的靈感，帶領我開啟了遊走在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探險。



再次回到農村裡，除了一邊以影像與圖畫記錄著當地的環境，我進入了幾棟準備要被夷為平地的廢墟裡，觀察著廢墟裡所出現的物件，屋內的每樣東西正訴說著屬於每棟房子的故事。讓我意外的是，有許多準備要被拆掉的房子，整體的結構與內部裝潢甚至要比我在杭州的短租公寓要為新穎，對比一些在廢墟旁街道上乘涼的老人，形成了一種無法言喻的奇妙對比，而放眼望去整個農村與對街新規劃的高樓大廈之間，讓我覺得自己正目擊著世代的輪替。



走過農村，讓我想起一部皮克斯的動畫片一天外奇蹟。還記得我當初一直覺得釘子戶不肯配合遷離的人滿固執且不可理喻的。但有天我從超市回來經過一處看起來很像工地臨時搭建的工人房，走進一看發現是“過渡房”時我才恍然大悟。換做是我，我也不會答應離開自己辛苦搭建起來且生活大半輩子的家，搬到這種簡陋不堪的過渡房，誰能保證那些老人能健康地活到高樓大廈蓋好的那一天？對此我在農村裡進行田野調查，訪問了一些居民，才知道，即使高樓大廈蓋好了，有些新屋因為爛尾工程、交屋延遲，導致拆遷戶一直遲遲無法入住，而這種事不是單以月計算，在連政府都不敢保證的情況下，又有誰能甘願在過渡房裡度過自己的餘半生？



來到了杭州，發現周遭找不到像新百倫領跑（假的新百倫）這樣的山寨店，街邊及商店中販賣的商品也頗少能見到山寨商品。倒是發現了很多標榜台灣的東西與店家。左圖是在一條緊鄰農村的小吃街拍攝的，一整條街走下來不過約500公尺，卻有近十幾家標榜著台灣的店家，凡舉烤香腸、士林炸雞、號稱充滿墾丁風味的手搖飲料店、芋圓、抓餅等讓我實為訝異的，台灣的美食能有名到對岸的郊區，稱作美食之國可說是名至實歸，就差國籍認同問題還需要面對與解決。



解決完租房的問題後，我曾一度對自己的抉擇感到後悔，也感嘆應該把計畫訂得像其他人一樣短。雖然這並不是我第一次來到中國，但在杭州的生活一路上真是充滿著意想不到的挫折，在權衡預算與各種行程後所構成的新問題又迎面而來，對於每件事都會想精打細算與掌控的我來說心中從未感到如此疲憊與壓抑。尤其身處異地、跟家人與朋友的聯繫還得依靠90年代撥接般緩慢的網路翻牆才有辦法保持……然而，隨著時間過去與生活逐漸穩定，我發覺原本以為要去上海才會看到高度發展的城市與鄉村的強烈對比，其實在杭州當地就能看見：高密集的高樓大廈對比自給自足的農村、準備無人化的超市對比街邊的雜貨店、結合外賣系統的廚房對比傳統的自助餐廳、傳承著當地傳說與文化的雷峰塔對比塔內的電梯系統。整個大環境隨處可見新舊世代下產物的交替，並且以非常難以捉摸且快速的狀態改變著。

在每天透過影像與手帳紀錄著這塊土地的過程中，我常一邊藉此沈澱自己，不管是漫無目的的走在陌生的街道上，或是靠著紙筆把自己所看到的以及心中所反應出的想法一筆一畫的勾勒出來、書寫下來，都讓我對杭州有更多的連結與更全面的見解，我對杭州的認識與印象，也就不再侷限於綠意盎然的西湖（遊客來杭州主要的觀光景點）。這些一點一滴在杭州累積起來的各種經驗與改變，讓我對於原本來這裡的計畫不再感到如此的懊悔，我也很慶幸自己能因此看到更多層面的問題，瞭解更多當地的人文與故事。



最後，照片裡的這把門房鑰匙是我準備離開農村時，在街道上的隙縫中無意發現的，在走過一棟棟門窗被摧毀後的建築，看到它的我心中五味雜陳。這是一個多麼日常且不起眼的物件，背後卻又能承載著許多不同的意義，而且每把鑰匙都有相對應著的鎖，而當所有的鎖都被破壞、遺棄在磚瓦堆之間，一把鑰匙也就喪失了原本的功能。如今的它掉落在街道上的縫中任人踩踏，正象徵著農村被迫拆遷的命運，而這一個故事也即將被封存在時間的縫隙裡。而對於我來說，這個農村在我這次的漫遊旅程裡增添了許多色彩與意義，如果要用一個物件來代表這次的旅程，我想，這把鑰匙解開了我在旅程中心裡所產生的許多鎖。